

Hanyu Yangquan Fangyan Yuyin
Bianyi Yanjiu

汉语阳泉方言语音 变异研究

李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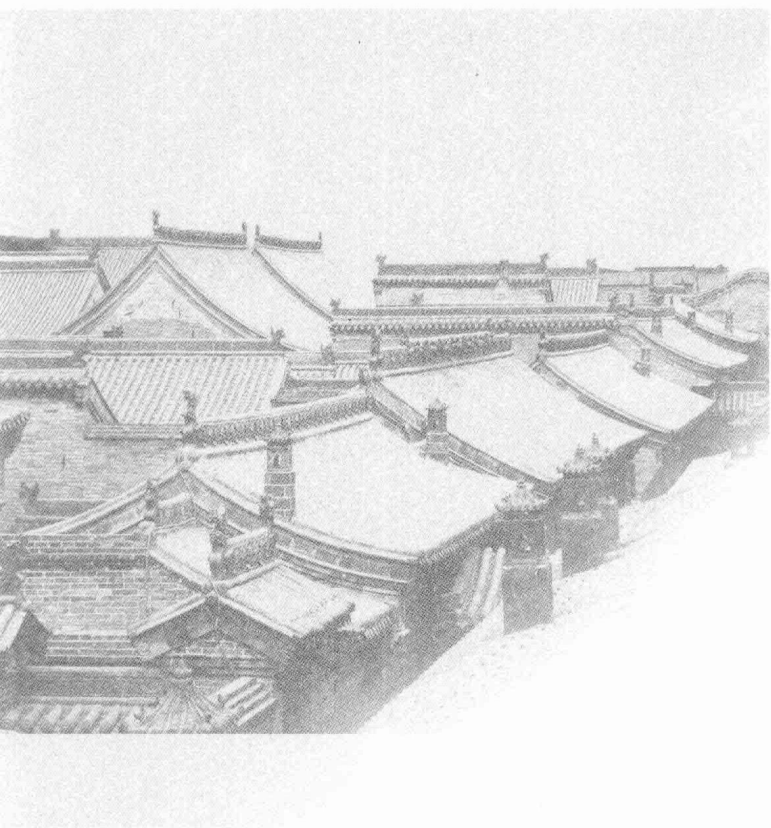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获得山西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汉语阳泉方言语音 变异研究

李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研究 / 李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004 - 8723 - 4

I. ①汉… II. ①李… III. ①西北方言 - 语音 - 研究
- 阳泉市 IV. ①H17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9131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成 树
责任校对 王俊超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208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陈章太

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作为中国社会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的汉语及其方言，也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语音、词汇、语法到语义都出现许多新的变异现象。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汉语及其方言的变化、变异，具有重要的理论、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

就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来说，以往一般都采用传统的方言调查研究方法，也就是在对发音合作人进行个案调查的基础上，对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系统进行共时、静态的描写、分析，有些并与古音韵、古词语进行历时比较，这种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硕果累累，使汉语方言学蓬勃发展起来。但过去的汉语方言研究很少联系社会、人文因素进行动态的调查、分析、描写，这是值得我们调查研究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时候，曾想在这方面做些探索，因受学识及其他条件的限制，没有做任何实际工作。到了八十年代，我开始关注、学习、研究社会语言学，学术视野开阔一些，并取得一些心得，同时受现代科学多学科结合特点的启发，更想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与方言学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综合采用个案调查及静态描写与群体调查及动态描写、分析相结合的跨学科方法，调查研究汉语方言，描写、分析方言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征，及其共时变异与历时变化情况，曾写了两三篇相关的文章。当时的这种研究很少，也很不深入、细致，此后又没能继续下去，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取得多少成果，这使我深感遗憾与惭愧，也是我的一种心痛！

李伟 2006 年考上中国传媒大学应用语言学专业社会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以后，我是她的指导教师。我感到李伟勤奋好学，治学严谨，语言学基础扎实，她悟性较好，善于思考，又是山西人，晋语阳泉方言是她的母语，她对其他北方方言也较熟悉，很希望她在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结合研究方面多做些研究，而她对这方面也有兴趣，所以在商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毫

不犹豫就确定“汉语阳泉方言变异研究”这个题目，内容以语音变异研究为主，兼顾词汇、语法变异研究，具体变量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与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和城乡等差异各项。在论文开题审议会上，参与审议的张振兴教授认为论文题目大了，研究不易深入，建议集中研究阳泉方言的语音变异。论文最后定名为《汉语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研究》，内容包括“绪论”、“阳泉方言的语音系统”、“阳泉方言语音变异考察”、“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的社会语言学分析”、“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的城乡差异分析考察”、“结论与思考”，共六章二十二节，另附“阳泉方言社会语言学调查问卷”。李伟在阳泉方言调查和论文写作中，工作十分认真、细致，按时按质较好地完成了任务。论文具有创新性，达到较高水平，受到评审和参与答辩专家的好评。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汉语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研究》一书，就是李伟博士学位论文的修改版，其基本观点、内容和整体框架未作大的变动，主要是增加综合分析一节，将社会因素的各项变量叠加在一起，综合分析这些因素对阳泉方言语音变异影响的差异情况，内容更加全面、充实；第六章的“思考”写得更加深入、充分。我以为本书有以下明显特点：（1）研究视角比较开阔，研究方法比较新颖。书中既有个案调查和静态定性的描写、分析，又有群体调查和动态量化的描写、分析，将传统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汉语方言变异，这是新的探索，对方言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以及语言政策制定和语言教学等都有积极意义。（2）内容比较全面，分析比较细致。既有阳泉方言共时变异的描写、分析，又有历时变化的描写、分析，还有变异归因解释和相关理论归纳、阐述；对阳泉方言语音各项变异的分析相当细致，得出的结论稳妥、可信。（3）语料丰富，数据可靠，调查对象和调查项目较多。语料大多是实地调查所得，有的语料还经过认真核对，所有语料和数据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当然，本书所作的这种研究还是一种探索，书中提出建立“方言社会语言学”的意见是否合适、可行，这都有待更多的研究加以检验与证实。

李伟调查研究阳泉方言的变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经历了许多艰辛。她综合采用语音学、汉语音韵学、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多学科方法，深入研究、细致描写分析了阳泉方言的语音变异及其社会分布，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是令人欣慰的。我感谢她做了我想做而未能做的有益研究与探索！是以为序。

2009年12月于北京寓所永春斋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阳泉市概况	1
第二节 阳泉方言概况	3
第三节 文献综述	8
第四节 研究依据及意义	12
第二章 汉语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研究方案	19
第一节 调查范围和对象	19
第二节 研究方案	23
第三节 本研究特色	30
第三章 阳泉方言的语音系统	32
第四章 阳泉方言语音变异考察	51
第一节 阳泉方言声母变异考察	51
第二节 阳泉方言韵母变异考察	61
第三节 阳泉方言声调变异考察	68
第四节 阳泉方言入声变异考察	69
第五章 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95
第一节 语音变异的社会因素分析	95
第二节 语音变异的语言能力分析	103
第三节 语音变异的语言态度分析	112
第四节 语音变异的媒介因素分析	119

第五节 被试社会特征属性选择相关度实验分析·····	126
第六章 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的城乡差异分析·····	136
第一节 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的城乡差异分析·····	136
第二节 阳泉方言语音变异城乡差异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141
第七章 结论与思考·····	147
第一节 汉语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研究的主要结论·····	147
第二节 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研究的思考和启示·····	150
附录 阳泉方言社会语言学调查问卷·····	162
参考文献·····	166
后记·····	175

第一章 绪论

汉语方言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方言资料和语言文化资源之一，是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作为北方官话区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方言，晋语有着明显不同于其周边语言的特点。汉语阳泉方言就属于晋语。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汉语方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晋语也未能幸免。阳泉作为山西省重要的东部门户，语言变异现象明显。全面科学地描写展示汉语方言的传统面貌以及现代特征，及时记录和保存汉语方言资料，保护民族语言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语言和社会是共变的。作为社会现象、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受社会的影响是必然的，也是显而易见的（钱曾怡，2008）。社会语言学一贯强调联系社会因素考察那些鲜活的语言，因为所有的说话人都具有地域、社会背景、社会阶层、年龄层次等不同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都会在方言使用者的语言中留下痕迹。因此，方言变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显得越来越重要。

基于此，本书对阳泉市所属城区和平定县进行实地考察，在了解汉语阳泉方言语音的面貌以及现实使用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汉语阳泉方言语音系统呈现出的变异特征进行系统的描写、分析。同时，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其在群体中的分布，分析社会因素对汉语阳泉方言语音系统的影响，并进行语音变异趋势预测。期望在动态平衡的系统中观测方言变异，在方言变化方向和层次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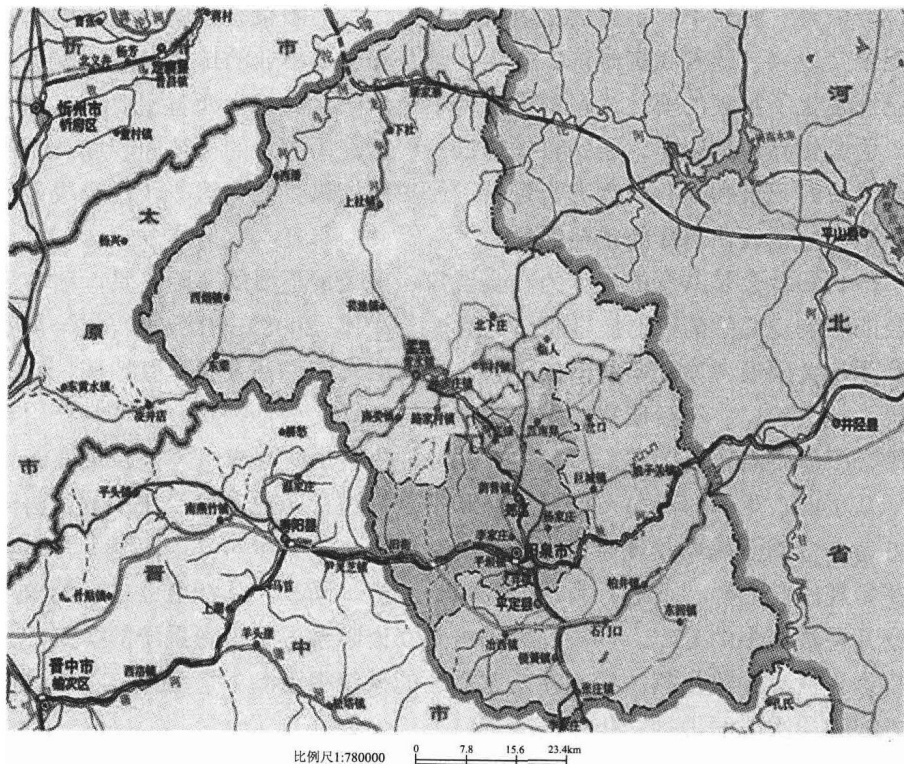
第一节 阳泉市概况

阳泉市是山西省的直辖市，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侧，太行山中段西侧，东经 $112^{\circ}54'$ — $114^{\circ}04'$ ，北纬 $37^{\circ}40'$ — $38^{\circ}31'$ 。东与河北省平山县、井陉县交界，西与太原市、寿阳县相连，南与昔阳县相邻，北与五台县、定襄县接壤。

阳泉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独特的区位优势。阳泉扼晋冀两省之要冲，虎

踞太行，雄视华北，处于我国中西部结合的位置，既是沿海经济带向内地扩散技术、产品的必由之路，也是中西部经济区向沿海经济带输送物资、产品的必经之路，具有承东接西、双向支撑的战略地位。阳泉西邻太原，东靠石家庄，一重一轻两大城市对阳泉经济互补性极强。交通上，阳泉市成为连接京、津、唐、豫、冀、晋的铁路枢纽。公路四通八达，307国道、207国道及石（家庄）太（原）高速公路横贯全市，西到太原、东去石家庄和北京都十分便利。长久以来，阳泉就以其优越的地理区位和军事战略地位，成为山西省重要的东部门户之一，史书上称之为“三晋门户”、“晋冀要冲”。

阳 泉 市



阳泉具有丰富的资源，是全国重要的矿产集中区。境内矿藏资源丰富，开发历史悠久，素有“煤铁之乡”之誉。已探明的矿藏多达 52 种，尤以无烟煤、硫铁矿、铝矾土储量大、品位高、易开采而著称于世，是我国最大的无烟煤生产基地之一、全国三大铝矾土生产基地之一和五大硫铁矿生产基地之一。另外，陶瓷原料储量也相当丰富，高岭土、塑性黏土、硬质黏土的储量共为 17740.9 万吨；长石储量为 4317 万吨；石英储量为 4320 万吨；透辉石

储量为 5 亿吨。这些使得阳泉市变成了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

目前,阳泉市现辖平定、盂县两县及城、矿、郊三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区是其管辖所在地。总面积 4451 平方千米。截至 2003 年年底,全市总人口 128.95 万,其中城镇人口 60.87 万,乡村人口 68.08 万。

阳泉城区位于阳泉市中部偏南,西与矿区相邻,东、南、北均与郊区相接。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circ}30'—113^{\circ}33'$,北纬 $37^{\circ}50'—37^{\circ}52'$,东西最长约 10.5 千米,南北最宽约 10 千米,面积为 16.19 平方千米,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0.43%。由于阳泉市城区位于石(家庄)太(原)中心,扼晋冀两省之要冲,虎踞太行,雄视华北,因此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现在它已经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中心,也是阳泉市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窗口”。

平定县位于阳泉市南部,东邻河北省井陉县,南接本省昔阳县,西连寿阳县,东北同盂县接壤,西北与阳泉市郊区毗邻,总面积 1350 平方千米。境内地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

盂县位于阳泉市区北部,地处太行山西侧,东经 $112^{\circ}55'—113^{\circ}49'$,北纬 $37^{\circ}57'—38^{\circ}31'$ 。东西长 75 千米,南北宽 63 千米。东与河北省平山县、井陉县和本省平定县接壤,西临本省阳曲县,南连寿阳县与阳泉市郊区,北靠五台县与定襄县,总面积 2440 平方千米。县境四周群山环绕,境内山脉纵横,白马山东西横亘,管头梁南北纵贯,于是全县分成了孟城盆地和西烟盆地两个盆地。

矿区位于城区的西侧,西、北、南三面均与郊区毗邻,大部分位于山脚下,总面积 10 平方千米。矿区是一个以产煤为主,同时拥有电力、冶金、机械、建材等多种工业门类的新兴工矿区。面积 10 平方千米,人口 22 万,是阳泉市各区县中人口密度最高的,也是阳泉市人口最杂,外来人口最多的一个区。

郊区环绕在城、矿两区的周围,东面和南面与平定县接壤,北面与盂县交界,西面与寿阳县毗邻,总面积 633 平方千米。郊区地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西部是山地,东部是丘陵,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走势。

第二节 阳泉方言概况

一、山西方言和晋方言

(一) 方言术语的界定

山西,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山西境内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地形较

为复杂,有山地、丘陵、高原、盆地、台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其中山区、丘陵占了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大部分在海拔 1000—2000 米之间。山西东有巍巍太行山做天然屏障,与河北省为邻;西有吕梁山、南耸中条山,且以滔滔黄河为堑,与陕西省、河南省相望;北亘北岳恒山、五台山,依绵绵内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毗连,中立太岳山。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它独具特色的语言面貌。相对于北方官话区的其他方言,山西较好地保留着古语的特点,呈现出与其周边方言迥异的语言特征。这引起了很多语言学前辈们的关注,并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山西方言进行研究,我们常常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为开端。期间,山西方言的调查研究经历了从单点方言的零散研究到大规模系统的研究。在此过程中,人们采用了三个术语——山西方言、晋语、晋方言——描述这种具有明显不同于北方官话特点的语言。这三个术语是人们对山西及其邻近省份的语言经过调查、分析和思考之后一步步提出的,是学界前辈们不断认识、不断总结的结果。那么,这三个术语名称源于何处,其内涵又有什么不同呢?

把山西方言冠以“晋”之名是有历史根据的。山西素有“三晋大地”之称。春秋时期,大部分地区为晋国所有,简称“晋”;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又称为“三晋”。基于此,最初人们用“山西方言”、“晋方言”或者“晋语”^①指称山西地域内的方言,仅仅是着眼于历史名称和地理位置,目的是和其他地域的北方方言加以区分。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将方言的事实和理论的探讨有机地结合起来。1985 年,李荣先生第一次在《官话方言的分区》中对“山西方言”和“晋语”作了限定,“晋语”作为一个语言学的学术名词被提了出来。李荣先生指出,“晋语”指“山西省及其毗连的地区有入声的方言”,提出应该将晋语变成与官话、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等并列的一大方言。从此,晋语具有了与山西方言不同的含义。“山西方言”用来特指山西境内的所有方言,成为一个更强调地理区域的概念。它包括山西境内有入声的各片方言,也包括没有入声的汾河片方言和广灵县方言,即包括晋语、中原官话和北方官话三种方言。李荣先生“晋语”这一术语的提出,将山西方言的研究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对此,

① 此处的“晋语”不同于语言学上的“晋语”。在桥本万太郎《晋语诸方言的比较研究》中,“晋语”指的是山西省的方言,美国的佛里斯特则是侧重历史地域,其著作《汉语》中“晋语”分布地区和春秋时秦晋两国的疆域相近。

侯精一先生在《论晋语的归属》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作为学术名词，‘晋语’跟‘山西方言’应该有区别。”指出“‘晋语’着重在语言，指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在其《晋语的分区》（稿）一文中指出，“就行政区域而论，晋语包括山西（汾河片属中原官话、广灵县属于北方官话），河北省西部邻近山西的地区，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其中孟县属于中原官话）、黄河以南的灵宝、陕县和三门峡市，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黄河以东地区，以及陕西省的北部地区，共 174 个县市，使用晋语的总人数四千五百多万人。从方言特点来说，‘晋语’指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山西境内汾河片方言、广灵方言则因为不保留入声而不在晋语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说，晋语划定的核心标准是语言特征，山西方言划定的核心标准是地理区域。1987 年、1990 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进一步体现了这个主张。后来有人采用的“晋方言”代替“晋语”，其本质是一样的。本文采用“晋语”这一名称。

（二）晋语特点

自 20 世纪 40 年代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始，山西方言研究已历经半个多世纪。人们对晋语特点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具体。总的来说，其最突出的特点是：

（1）保留入声调，并多带有比较明显的喉塞音 [ʔ]，如：太原人读“不、说、国、别、局、一、六、七、八、十”这些字，调子读得很短，不能拉长。

（2）前后鼻音不分，北京 [ən: əŋ | in: iŋ | uən: uŋ | yn: yŋ] 四对韵母分别合并，多读 [ŋ] 尾韵。如：读“陈旧”为“成就”，“深信”为“生性”。

（3）多数地区有词缀“圪”[kəʔ]。

（4）北京话的轻声“子”尾，多数地区读 [tsəʔ] 或 [zəʔ, zəʔ, təʔ, ləʔ]。

（5）除邯郸、安阳等地以外，多数地区都有分音词。

（6）平舌、翘舌不分，如：“志愿”念成“自愿”，“擦手”念成“插手”。

（7）阴平、阳平不分，如：“天”同“田”、“诗”同“时”、“梯”同“题”。

（8）一个字分成两个音节，如：摆——不来、拌——不烂、杆——圪榄、巷——黑浪等。

这些特征明显区别于晋语周边的其他北方官话，这不能不考虑晋语区域地理位置的闭塞。康熙 1681 年在《山西通志》中描写道：“恒山峙其北，大河绕其南，四塞襟之，五原控之”，“眺览其间，左山右河之势自若也，襟塞控原之腾自若也”。这种地形地势造成的与官话区长期的相对隔绝成为晋语区方言保守的重要原因。

此后,相继发现的晋语重要特点还有:不同程度存在古舒声字今读入声的情况(温端政,1986);入声调值或调型与某个舒声的调值或调型具有一致性(温端政,1986;侯精一,1996);中心地区及其邻近地带具有丰富的文白异读(侯精一,1996;温端政,1998);入声音节里有成系统的构词能力很强的不表义音节(温端政,1996);部分入声音节分为表义(有词汇意义)和不表义(没有词汇意义)的两个部分,即“部分入声音节两分”(温端政,1997);通摄合口一等与合口三等精组入声字今读音多有区别,曾摄开口一等入声帮组字、梗摄开口二等入声帮组字今韵母多读齐齿呼(侯精一,1999)等。

(三) 晋语的地位

由于晋语具有不同于周边官话区其他方言的显著特点,因此,在对山西及其周边地区方言语音、词汇、语法、语言史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多层次探索的基础上,有些学者提出把“晋语”从“北方官话”中独立出来,使之成为一级方言。这一方案的提出,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和争论。晋语能否独立?它在方言区划中层级、地位应该怎样,是划分为官话内部的一个次方言还是划分为与官话平行的一级方言?人们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和讨论。从各家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派:支持派和反对派。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承认晋语有特点,应该和其他官话区的方言加以区分;但分歧点也很明确,那就是晋语在方言分区中应处于哪个层级。

支持晋语独立的学者主要着眼于晋语的具体特点。不论是语音特征研究,还是词汇、语法特征研究,着眼共时语言材料、事实,以实证法论证晋语独立。他们深入的研究充分揭示了晋语的特征,反映了晋语与官话的显著差异性。这些巨大差异成为晋语从官话中独立出来的有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荣先生也首次将汉语方言分为十大方言,晋方言就是汉语十大方言之一(其他九大方言是:官话、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话、闽方言、粤方言、平话、徽方言)。反对派则认为应从宏观的角度考虑晋语是否需要独立。讨论那些显著差异是否能直接成为支持晋语独立的证据?再具体讲晋语独立的入声标准是否合理?他们认为尽管晋语入声有很多特征,但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也存在与晋语入声相同的特征。另外一级方言区内部都存在差异,如闽南语、闽东语、闽北语以及远离福建省的海南闽语、潮汕闽语之间的内部分歧远大于晋语和北方官话之间的内部分歧,都归拢在闽语范围之内,晋语也没有必要非从官话中独立出来不可。可见单凭入声标准似乎很难支持晋语独立。随着研究的深入、各种方言调查的进行和方言语料的丰富,人们也越来越从地理的、文化的、综合的、历时的和历史的角度来论证。如温端政先

生在《晋语“分立”与汉语方言分区问题》一文中,提出方言分区要综合地考察,认为“在方言分区中,划分方言区域只需要语言标准,而划分层次则必须坚持语言标准和社会历史标准的统一”;乔全生在《也谈晋方言归属》一文中,就从历史音变的角度支持晋语独立。不管怎样,这个讨论至今未有定论,关键症结在于方言独立为一种大方言的标准是什么?可见,晋语独立问题能否得到学界的承认,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分区理论和标准的划定。

本文重点不涉及晋语独立与否的问题,所以这里只是做简单的介绍和说明。抛开晋语层次和地位问题,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晋语是一种保留古语特征较多的方言,它不仅有其明显的地域特征,而且有着明显的方言特征。因此,研究这种方言对于语言研究本身是一种深化,对有着地域特征和方言特征的晋语研究向纵深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阳泉方言概况

目前,晋语分为八个片:并州(晋中)片、吕梁片、上党(晋东南)片、五台(忻州)片、大包(大同一包头)片、张呼(张家口—呼和浩特)片、邯新(邯郸—新乡)片、志延(志丹—延川)片。并州片是晋语的核心地区,其次是吕梁片、五台片、志延片,其余是晋语的边缘地区。山西省南部 20 多个县市今属中原官话区,称汾河(晋南)片,一般不包括在晋语内。现在很多学者研究认为汾河片在历史上与晋西北方言接近,后来受到中原官话的影响,现在仍然与晋语核心地区并州片有较多共同点,故实为晋语到中原官话的过渡区。

在《山西方言调查报告》中,阳泉方言^①属于晋语的中区——核心区域并州片。根据入声是否分阴阳,中区又分为太原片和阳泉片。太原片入声分阴入、阳入两个入声;阳泉片入声不分阴阳,只有一个入声。从地理位置看,太原片地处太原盆地及相邻的地区,包括太原、清徐、榆次、太谷、文水、交城、祁县、平遥、孝义、介休、寿阳、榆社、娄烦、灵石、阳曲和孟县 16 个市县。阳泉片则均在晋中地区的东部太行山地,包括阳泉、平定、昔阳、和顺、左权 5 个市县。

阳泉方言语音系统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阳泉方言声母有 25 个。其中声母 [ts, tɕ] 有区别,但 [tɕ] 组的字比北

① 目前,有些研究成果认为阳泉方言属于晋语的大包片。由于其分属区域对于本文没有影响,因此依然按照《山西方言调查报告》中的分法。

京话少。大多数字不分尖团,但部分字分尖团,这些字来自山摄合口三四等舒声字及臻摄合口三等舒声字。如:全≠权,宣≠轩,秋=丘,修=休。

阳泉方言韵母有40个。韵母存在单元音化倾向;只有一个鼻音韵尾;“根庚”一组字的同韵。如“根=庚”、“心、新=星”、“魂=红”、“群=穷”。

阳泉方言声调有5个。其中平声分阴阳,如“天≠田”;入声不分阴阳,如“湿=十”,同时入声收喉塞尾[ʔ]。从单字调及连读变调的调型上看,入声调型与舒声调型的某个调型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第三节 文献综述

一、关于晋语语音研究

关于晋语的研究自古有之,最早的文献可追溯到汉司马迁《史记》、扬雄《方言》的记载,不过这些记载都是零星的、少量的。到清末,历代山西方志达592种,其中录有方言资料的仅有20多种,内容也比较简单,一般限于记录部分词汇和少数特殊字音(乔全生,2008)。

真正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晋方言的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他在其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用科学的音位理论调查记录了山西太原、太谷、兴县、文水、大同、凤台(晋城)、平阳(临汾)7个点的方言字表。这些字音记录反映了100年前晋方音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高本汉开启了山西方言的科学研究,他所记录的晋方言特殊语音现象为建立晋方音百年史、为此后山西方言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0世纪30年代末,出生于山西的刘文炳先生对山西方言作了更为科学深入的研究。他的《徐沟语言志》于1939年完成,是国内第一部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调查研究山西方言的著作。这本书不仅分析了徐沟方言的声母、韵母和声调,列出了同音字表,而且详细叙述了文白异读现象和当时新老两派的读音,所总结出的演变规律,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外,刘文炳先生还于40年代先后发表了《入声研究与太原盆地人之读入声》、《黄河流域入声区的入声韵音考证》等论文,对山西方言的入声和文白异读做了专门探讨。

20世纪40年代,比利时学者贺登崧以山西大同一带的方言为蓝本,运用方言地理学理论对汉语进行研究。这本书里保存了很多当时的口语材料,对山西方言研究乃至汉语研究都很有价值。

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山西有几次大规模的方言普查,为此后山

西方言和晋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 山西省教育厅和山西省师范学院（今山西大学前身）组成的“山西省方言调查指导组”先后调查了全省 97 个点的方言，此调查结果由田希诚执笔写成《山西方言概况》。语音部分将山西方言分成 4 区；总结归纳出 11 个语音特点；分别列出各区的声韵调对照表；绘出了 22 幅方言地图。它第一次大面积反映了山西方言语音的主要特点（乔全生，2005）。(2) 1959 年开始，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先后 5 次来山西进行方言调查实习，为山西方言的调查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3) 80 年代中期，温端政、侯精一主编出版了一套方言志，包括近 40 个点，对各点的语音、语法、词汇面貌和特点作了描写，其中的同音字表、词汇表、文白异读等部分，是山西方言语音研究的重要依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70 年代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的硕士论文《晋语诸方言的比较研究》发表。文中对朔县、五台、汾阳、安邑（今属运城市）4 个方言点做了调查研究，整理出各点声韵调语音系统，并同北京话作了比较，同中古音韵作了比较。

随着方言调查和研究的深入，80 年代以后，山西方言研究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相关研究不论范围、深度、方法、角度，还是成果的数量、质量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研究不再拘泥于单点的共时描写，而着眼于方言片乃至整个省区的范围；内容也不仅仅是对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简单记录、描写，它更多的是运用纵横对比的方式来探讨其历史演变；研究着眼点也开始细化，开始关注晋语性质、地位，语音的古今演变，等等。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都非常多，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关于语音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涉及面广、针对性强、理论性强、数量多。这里，就其几个大的方面做一概括：

(1) 方言点研究继续扩大。

继前人的研究，山西方言和晋语各个方言点又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的论文和著作。首先，1993 年，出版了《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总结了山西方言声韵调方面的特点，提供了 42 个方言点 272 个汉字的字音对照表，描写了全省 100 多个方言点的音系，并对历史音韵、文白异读等现象做了研究，这部书成为山西方音的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其次，乔全生主持的国家课题成果《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目前已出版了太原、武乡、平鲁、代县、娄烦、交城等点的方言研究，较细致地揭示了各点的语音等方面的特点。

(2) 晋语及山西方言特色语音研究。

这一时期，研究也由山西方言基础调查转向了特色方音的研究。比较重

要的有：第一，在入声方面。如《试论山西晋语的入声》（温端政，1986）、《从音系的辅音含量看晋语保留入声的原因》（李小平，1998）、《介休方言的入声字和古入声字的比较》（张益梅，1986）、《山西晋语入声韵的类型》（沈明，2000）、《山西襄垣方言和〈中原音韵〉的入声问题》（金有景，1989）等，这些文章对山西晋语入声的现状、特点、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第二，文白异读。文白异读作为山西中部和南部地区方言的一个重要特点，对深入挖掘方言的历史层次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王立达《太原方音中的文白异读现象》（1958）一文发表20余年后，有李守秀（1980），田希诚、吕枕甲（1983），李小平（1987），侯精一（1988），张益梅（1988），潘耀武（1989），李改样、吴建生（1990），桶口勇夫（2000），乔全生、吴云霞、孙玉卿（2002）等，对山西榆次、临猗、临县、平遥、介休、清徐、永济、闻喜、汾城等地的文白异读现象做了相关研究。第三，其他特点的相关文章。如《山西闻喜方言的声调》（徐通锵、王洪君，1986）、《山西方言尖团音问题》（田希诚，1990）、《山西方言古浊塞音、浊塞擦音今音的三种类型》（徐通锵，1990）、《晋语舒声促化的类别》（贺巍，1999）、《山西晋语分ts tʂ的类型》（熊正辉，1996）、《晋南中原官话韵类的特点》（沈明，2000）等。

（3）语音史及语言演变研究。

这一时期山西方言语音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体现在注重晋语历史和晋语演变的研究，涌现出不少有分量的文章和著作。如：《中古入声字在大同方言的变化》（马文忠，1984）、《说“变异”——山西祁县方言音系的特点及其对音变理论研究的启示》（徐通锵、王洪君，1986）、《入声韵在山西方言中的演变》（王洪君，1990、1991）、《阳声韵在山西方言中的演变》（王洪君，1991）、《山西闻喜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王洪君，1991）、《古全浊声母今读送气清音的研究》（陈庆延，1989）、《山西西部方言白读的元音高化》（陈庆延，1991）、《晋语的源和流》（陈庆延，1996）。这些文章联系语音的历史演变，对山西语音的演变和语音演变的普遍理论做了研究，初步勾勒了古晋语的形成和演变。乔全生《晋方言语音史》（2003）从声母、韵母、声调等几个方面，结合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对山西语音的历史作了全方位的研究。此外，《从交城方言看汉语入声演变的历史》（潘家懿，1982）、《山西方言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中的地位》（潘家懿，1986）、《从交城方言看汉语入声演变的历史》（陈庆延、潘家懿，1982）、《晋语对汉语语音史几个问题的启示》（张鸿魁，1996）、《晋南、关中“全浊送气”与唐宋西北方音》（李如龙、辛世彪，1999）等文章，也都对历史上的晋语和晋语的演变作了探讨。